

# 老舍生死戀

(本文插圖刊第9頁)

## ● 李 遠 榮

### 老張哲學一舉成名

有「幽默小說家」之稱的老舍，在南開中學教國文的時候，曾在校刊上發表過一篇短篇小說，但他不承認這是他的處女作，自認為二十七歲僑居英國時所寫的長篇小說『老張的哲學』才是處女作。

他在英倫時，生活很清苦，『老張的哲學』是在三個便士一本的作文簿上寫成的，歷時一年，寄回上海，由許地山介紹，在鄭振鐸主編的『小說月報』上發表，由此而成名。

老舍「自幼便是窮人」，沒有受過正規教育，全靠自學成才，後來成了大學教授。他從英國回來，在濟南一所大學任教，並繼續寫小說，生活逐漸安定。這從他一張全家福照片的題詩可以看得出來。詩云：

爸媽笑隨女扯書，  
一家三口樂安居。  
濟南山水充名士，  
籃裏釣球盆裏魚。

### 又鹹又甜怪味咖啡

老舍不僅在他寫的小說與劇本裏充滿了幽默感，令讀者、觀眾時而莞爾、時而捧腹；他在日常生活中，也經常是妙趣橫生。

當年老舍在山東齊魯大學任教時，有位教授常到他家作客聊天。老舍好在茶餘飯後說些小笑話，逗得朋友們笑得前仰後合。

一日，某教授又來他家閒談，老舍信手拈來，講了個小笑話。這位教授只顧哈哈大笑，竟誤把食鹽當成白糖放進咖啡杯裏，發覺後又不願倒掉浪費，只得在鹹咖啡中再放一次糖，於是好端端的一杯咖啡被老舍的幽默變成了一杯鹹不鹹，甜不甜的怪味咖啡了。

有一次，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邀請老舍去該校演講，大禮堂中師生滿坑滿谷，座無虛席。

老舍經陸校長向與會者簡單介紹後，他慢條斯理地說：「想當初，我也投考過燕大，可是名落孫山，沒有被錄取。也許那時各位教授還沒有發現我的天才吧！」

這幾句開場白，惹得哄堂大笑。

### 用筆說話贏得芳心

一九五〇年，老舍從英國回來，到了北平，因『老張的哲學』、『趙子曰』、『二馬』的發表而享譽文壇。

當時，在北平師範大學國文系攻讀的胡絮青，和同學們組織一個真社的文學社團，她用『燕岩』的筆名不時在『京報』副刊發表作品。

真社的社員們希望老舍到校演講，便推胡絮青為代表前往邀請。胡絮青第一次同老舍接觸，談得很融洽。

語言學家羅常培是老舍的同窗摯友，關心老舍的生活，看到老同學已逾而立之年，尚是孤身一人，沒有成家，蠻着急。羅常培對胡絮青也很了解，眼見兩人情投意合，而且老舍和胡絮青都是滿族人，便有意自告奮勇當現成紅娘。

那時的社會還不怎麼開通，羅常培徵得胡絮青的媽媽同意，有心撮合，請老舍、胡絮青一起吃飯。在吃飯中有朋友在旁邊助威，兩人之感情日進千里。羅常培出於好意，特地糾合了一班朋友，輪流坐莊，請他們吃飯。赴宴三次之後，老

舍和胡絮青都心領神會了。於是老舍給胡絮青寫了第一封情書。說是「情書」，但內容十分特別，他寫道：

「我們不能總靠吃人家的飯的辦法會面說話，你和我手中都有一支筆，為什麼不能利用它——這完全是屬於自己的小東西，把心裏想說的話都寫出來。」

正是這封坦率真摯的情書打開了胡絮青的少女情懷，從此二人經常書來信往了。

老舍知道了胡絮青是縫衣能手，經常變換衣服花樣，老舍又寫信給她。

「……我可沒錢供你，看來你跟我好，就得犧牲這衣裳。我不能像外國人似的，在外面把老婆捧得老高，回家就打一頓。我不會欺侮你，更不會打你，可我也不會像有些外國男人那樣，給你提着小傘，讓你挺神氣地在前面走，我在後頭伺候你。」

誠摯之情贏得了胡絮青的芳心，二人終成眷屬。結婚日在一九三一年六月，當時老舍三十三歲，胡絮青二十七歲。

### 潤飾皇帝自傳奴才

一九五八年春，有一天，老舍家裏來了兩位客人，一位是著名語言學家、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所長羅常培，另一位是溥儀的叔父載濤。他們是來找老舍商量一起陳情請求保釋溥儀的。雖然老舍和這兩位都是好友，而且，老舍與胡絮青結婚又是羅常培作媒，可是他還是拒絕了這件事。

老舍的想法是，溥儀別的不說，他丟了滿族人的臉。

可是，誰又想到數年之後卻發生了這樣一件事。有一天，朋友來訪老舍，問他最近在寫什麼？老舍回答說，正為「皇帝」當「奴才」。

朋友不解其意，原來老舍正在替溥儀潤色「我的前半生」一書。

他雖然很忙，却甘心當「奴才」，花了許多時間和精力，認真對這本書進行了文字加工。原稿上幾乎每一頁都有他改過的地方。外人那裏知道他在這本書上花的心血呢！

### 被傳為美談的趣聞

老舍曾親自上臺表演相聲，且頗有職業水準。在武漢時，他把臉塗白，把頭髮梳成「朝天錐」，把衣領塞起來，與著名滑稽大鼓演員山藥旦（富少舫）上臺演過雙簧；在重慶和相聲演員小地梨（歐少久）演過相聲；在重慶北碚他分別和作家老向、梁實秋演過相聲，這些都是被傳為美談的趣聞。

老舍說：「舊瓶裝新酒給予我一種強烈的誘惑，以為這是宣傳抗戰的最鋒利的武器。」於是除了寫新段子，讓藝人們說「抗戰相聲」之外，他穿上灰大衣，手中拿着摺扇，上了臺。

對詞的時候，老舍向沒有上臺經驗的作家，他的捧哏伙伴，面授機宜：「說相聲的訣竅是，不管臺下怎麼笑，臺上的絕對不能笑，臺下越笑得歡，臺上的臉越要绷得緊！」

有一次演出時，老舍按照老相聲的章法用扇

子骨打捧哏的梁實秋的前額，梁實秋躲閃不及，打落了眼鏡。梁實秋忙伸出兩臂，正好接住，在空中托住不動，做亮相狀，觀眾以為是一種「絕活」，沒看過癮，大喊：「再來一個！」

老舍和梁實秋的友誼可以追溯到三十年代。當時，老舍是山東大學的國文教授，梁實秋是英語系主任。老舍含冤去世後，梁實秋曾撰寫了「憶老舍」一文，載於臺灣「純文學」期刊上。

有一次，老舍家裏來了許多青年人，請教怎麼寫詩。老舍說：「我不會寫詩，只是『瞎湊』而已。」有人提議，請老舍當場「瞎湊」一首。

大雨洗星海，

長虹萬籟天；

冰瑩成舍我，

碧野林楓眠。

老舍隨口吟了這首別致的五言絕句。寥寥二十字，把八位人們熟悉，並稱道的文學家、藝術家的名字，「瞎湊」在一起，形象鮮明，意境開闊，餘味無窮。青年們聽了，無不讚嘆叫絕。

詩中提到的大雨，即孫大雨，新月派詩人、文學翻譯家，現居上海。洗（詩中為洗）星海是著名的音樂家。高長虹是現代名人。萬籟天是戲劇家。冰瑩，名女作家，湖南人，現居美國。成舍我是老舍的好朋友，曾任重慶「新蜀報」總編輯，現居臺灣。碧野是當代作家。林風（詩中為楓）眠是著名畫家，現居香港。

### 老弱殘兵二千交稿

刊物的編輯向作者催稿，這是常有的事。但像老舍那樣，以詩回答催稿信的，却很少見。

抗戰期間，北新書局出版的『青年界』，曾向老舍催過稿。老舍在寄稿的同時，幽默地寄去了一封像詩一般的答催稿信：

元帥發來緊急令：內無糧草外無兵！小將提槍上了馬；『青年界』上走一程。喔！馬來！

參見元帥。帶來多少人馬？兩千來個字！這還是老弱殘兵！後帳休息！得令！

正是：旌旗明明，殺氣滿山頭！這首答催稿詩有點戲曲味。不用解釋，編輯催稿的「苦相」，以及作者的自謙精神，躍然紙上。

這封信自然是滿足了編輯的催稿要求的。還有一封寫給林語堂的答催稿信，却沒有能滿足約稿者的要求。詩如下：

今年非去年，正是鷄與狗。  
去年有工夫，今歲則沒有。

### 出詩索畫白石揮毫

老舍愛畫，愛藏畫，也結交不少畫家朋友，北方的有徐悲鴻、齊白石；南方的有黃賓虹、傅抱石、林風眠、豐子愷。

但老舍最愛掛的是齊白石、傅抱石、黃賓虹和林風眠的作品。

在齊白石的作品中，老舍最珍惜的是兩組各四張的命題畫。兩組詩句都是老舍自選的，交給齊白石，請他按詩意作畫，形同考試。

第一組全是曼殊禪師的詩句，「手摘紅櫻拜美人」代表春；「紅蓮禮白蓮」代表夏；「芭蕉葉卷抱秋花」代表秋；「幾樹寒梅映雪紅」代表冬，合在一起，成了一組四季花卉配詩畫。齊白石拿到「考卷」一看，點頭微笑，稍加思考，提筆就畫，輕鬆自如地交了卷，而且愉快地寫上「老舍命予依句作畫」或「應友人老舍命」的字樣。

老舍請裝裱師傅劉金濤精心裱飾，趕在春節之前掛上了西牆。前年拜年的友人被這一牆新畫震驚，連呼「好畫！好畫！」不少人在畫前留連忘返，拍手叫絕。這次的成功，把齊白石和老舍的興致都鼓動了起來。

夏天，老舍再次以四句詩求畫，不過，這次近乎「出難題」，如查初白的詩句「蛙聲十里出山泉」和趙秋谷的詩句「淒迷燈火更宜秋」，裏邊有無形的聲音，有動詞，有距離，有時間，有地理環境，還有特定的情調，確實難度極大。齊白石大師足足憋了三天，苦苦思索，最後超水平地交了卷。四張畫拿到老舍面前時，他的眼睛亮了，他知道，他得到了幾張罕見的傑作，其中「蛙聲山泉」後來被公認為齊白石最優秀的作品之一，曾被印成郵票，流傳五湖四海。「淒迷燈火」一幅，左上角兩筆直線畫了窗的一角，裏面有一盞小油燈，火苗是紅的，被吹得稍歪，由窗外飄來一橘黃色楓葉，慢慢地落到燈火的上方。窗下一片空白，竟佔了全畫的四分之一。右邊是題詞：「淒迷燈火更宜秋，趙秋谷句，老舍兄台愛此情調冷雋之作，倩白石畫，亦喜為之。」在空白的下半部的兩側，老人蓋了五個紅章，右二左

二，小的很小，大的很大。鈎畫之絕，令人傾倒。

### 完璧歸趙有金子心

老舍是吳祖光和新鳳霞的大媒。吳祖光和新鳳霞結婚時，老舍以女方家長身分當了主婚人。自此以後，兩家來往頻密。

五七年以後，吳祖光下放到大荒勞動，新鳳霞也受了牽連。一天，老舍碰見了新鳳霞，知道她處境困難，便把她叫過來，悄悄地問：「給祖光寫信了嗎？」鳳霞說：「沒有！」老舍說：「不行不行！一定要寫！每天寫，一天一封！」鳳霞聽了不好意思地說：「好多字不會寫。」老舍說：「正好讓他給你改嘛！」

吳祖光由北大荒回到北京以後，一次在王府井街上偶然和老舍相遇。老舍把他叫住，拉着手問：「什麼時候回來的？為什麼不來看我？」硬拉着祖光回了家。兩人談了一會兒，老舍從自己屋裏取出一個畫軸要吳祖光看。原來這張畫本是吳祖光的藏畫，是齊白石大師畫的一幅白玉蘭花。在祖光去東北勞動的時候，新鳳霞生活窘迫，又以為不會再有機會在家裏張掛這些字畫了，便一賭氣，把祖光的字畫全部變賣了，其中就有這張畫。可巧，老舍在榮寶齋觀畫，店員拿出齊白石的這張白玉蘭要老舍鑒賞，老舍很喜愛，便買了下來。到家仔細一看，發現畫軸後面有題字，原來是吳祖光的藏畫。老舍指着這張畫對吳祖光說：「這是你的畫，我把它買下了，留着等你回來再還給你。」

祖光結塞，眼淚在眼眶裏打轉。

老舍又說：「我很對不起你，我沒能把你所有的畫都買回來！」

祖光的淚落了下來。

祖光請老舍在畫上寫幾個字，作為紀念。老舍提筆在綾圈上寫下：「物歸原主矣老舍」。

這張奇妙的畫後來一直高掛在吳祖光家的大客廳裏。

每當有人問起，主人都會含着淚把上面的故事述說一遍。

新鳳霞的結論是：「老舍先生有一顆金子般的心！」

### 名旦扇畫俱遭抄掠

梅蘭芳的琴師徐芝源有一次贈給老舍一把梅先生畫的扇子。徐芝源說這把扇子有着非同一般的經歷，很有紀念意義。

原來，梅蘭芳演『晴雯撕扇』時，必在上臺之前，親筆精心畫一張扇面，裝上扇骨，帶到臺上去表演，然後當場撕掉。演一次，畫一次，撕一次，成了規律。徐芝源後來索性偷偷地等散了戲把撕掉的扇子撿了回來，請裱畫師想辦法粘。送給老舍的那把就是這麼撿回來的。老舍大為感動。

從此之後，老舍又多了一個特殊的愛好——專門收集名伶們畫的扇面。他發現了一個規律：大多數名伶都會畫畫，有的還達到較高的水平。

其實，四大名旦——梅、程、尚、荀四位先生——都會畫畫，而且都是老舍的好朋友，但老

舍從不向他們討畫，他是自己去收集，費很大的勁去交換，他認為這才是樂趣。然後，出其不意，向四大名旦出示這些作品，看着他們驚訝的樣子，老舍洋洋得意。

「文化大革命」期間，這批扇子被全部抄走了，只留下一張收條：「扇一捆，一六三把」。至今這些扇子都無影無踪了。

### 無聲之泣情極沉痛

胡絮青一九三二年在北京師範大學畢業後，與老舍結婚，夫婦感情深厚，對於老舍含冤辭世，胡絮青痛心疾首，但她強忍悲痛，堅持生存下來，待老舍沉寃得雪之日，親自告慰長眠地下的親人。

一九八四年為紀念老舍誕生八五周年，胡絮青揮筆疾書，成詩一首悼亡人：

獨抱寒衾忍不眠，長思死列二九年。  
愛國忠誠如烈火，捨家抗戰兩地牽。  
相親相諒人生路，似血滴淚斷續篇。  
默視無言心寧靜，為民樂業力爭先。  
驟雨狂飈天地暗，無辜百姓慘遭冤。  
霹靂巨響扇展笑，殲碎妖魔泥一團。  
團結億萬創局面，發奮有生磚瓦添。  
建設文明定實現，酬君報國慰九泉。  
此詩語多隱晦，而情極沉痛，可當無聲之泣。

### 無奈批鬥沉默投湖

據報載——一九六六年八月的北京，燥熱、憋悶。「文化革命」風暴席捲北京城，千年古都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沸騰過。在幾十萬紅衛兵被接見的五天以後，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三點半，一隊腰繫皮帶，身着綠軍服，戴着紅袖章的女紅衛兵高唱造反有理歌，闖進了北京市文聯、文化局大院。她們衝進編輯部，把稿子、刊物撕碎，揚了一地；又衝進文聯會議室，用剪刀把皮沙發挨個地戳上一些大窟窿。嘴裏喊道：「養尊處優，修正主義。」緊跟着，她們像驅趕牲畜似的，從文聯、文化局兩個門裏往外驅趕「牛鬼蛇神」。老「牛」們被趕到大院裏，站成一團，掛上牌子，不一會兒，有四十多人被揪出來。此刻，老舍就在其中。烈日炎炎，大院像火爐，老「牛」們一個個彎腰九十度，二十幾個女紅衛兵站在「牛鬼蛇神」的大圈外，手提皮帶往老「牛」們的脊背上發狠地抽打，每個老「牛」都得挨二十幾下。老舍這時皮開肉綻，鮮血淋漓，搬在那裏兩腿打晃。在四十度左右的太陽下，分不清脊背上流的是血還是汗！

下午四點半，老「牛」們被紅衛兵押解到國子監街孔廟。那裏放着許多京劇行頭，刀槍劍戟，蟒袍羅衫。紅衛兵手持舞臺用的木刀，逼着他們把戲裝一趟趟抱到院中間，然後，逼迫他們圍着山一般的戲裝，跪成一圈。戲裝點着了，濃烟四起。紅衛兵拿着木刀，往每個跪在那裏的老「牛」頭上砍去。砍一下，罵一句。突然，不知哪個紅衛兵喊了一聲：「這老東西流血了，頭破了！頭皮太脆。」被砍破頭的正是老舍。鮮血從他

的頭上，順着臉頰直流到脖子上。有人用戲裝的大領，把他的頭髮裹起來，有人推來一輛平板三輪，說把老舍送回文聯。於是，老舍被架上了平板車。當平板三輪行在長安街的時候，被一些在街上破四舊的人發現，有人遠遠指着老舍的頭喊：「那邊有奇裝異服！」這一喊猶如一聲命令，幾個人撒開腿去追趕三輪。蹬三輪的見有人喊着追來，便拼命地往前蹬，一直蹬進了文聯大院。把老舍藏進文聯的一間屋子。

一會兒，這幾個人也追了進來。下午六點來鐘，正是下班放學的時間，不知怎麼回事，文聯、文化局大院湧進了很多人，黑壓壓的一片，亂哄哄地叫嚷着把老舍交出來！文聯的人都沒了主意。人越聚越多，口號一陣緊一陣。怎麼辦？文聯一位年輕的作家打電話給文化部六辦負責人肖××，請示辦法。肖指示：把老舍交給羣衆！作家生氣地反問：老舍交給羣衆，出了人命誰負責！肖說：羣衆運動嘛；羣衆要鬥老舍，藏就能藏得住嗎？

於是，老舍被交給了羣衆。在文聯門口東面的花壇上，放了一張桌子，老舍跪在桌上，胸前掛着大方牌，牌上寫着「反動權威老舍」。爲了以防萬一，友人柯興緊站在老舍身後。羣衆怒不可遏，口號震天，有人喊：「打倒反動權威老舍！另有人馬上氣勢洶洶地質問：你他媽的還叫他老舍！好尊重啊！馬上又有人解釋：老舍是筆名，他就叫老舍，不是尊重。此時，人們的情緒逐步往瘋狂的高峰上湧！靠近花壇的兩個女紅衛兵跳上花壇，兇狠地吆喝：老舍，把牌子摘下來，

雙手舉過頭頂！柯興想勸阻紅衛兵不要這樣幹，誰知老舍竟把牌子往下摘，猶豫了一下，將牌子高高舉過頭頂。萬萬沒想到，他突然將牌子向兩個女紅衛兵砸去！隨着砸去的力量，他失去了重心，從桌上摔了下來！在這瞬間，所有人都驚呆了。沉寂了幾秒鐘，人羣赫然震怒。被砸的女紅衛兵對癱倒在地上的老舍拳打腿踢，院裏人喊口號的、喊打的亂成一片。眼看那陣勢，要使老舍送命。在這緊要關頭，柯興靈機一動，高呼起口號：「老舍打紅衛兵是不是現行反革命？」「是——！」「該不該送公安局法辦？」「應該——！」立刻，羣衆讓出一條道來，柯興架着老舍出了文聯大院，到了西長安街派出所。派出所不肯收留老舍，但准許躲一躲。柯興趕緊給老舍夫人

胡絮青打電話。直到深夜十二點多，胡才隨一輛三輪來到派出所。胡見到老舍，沒有一聲嘆息，只是兩人的雙手疊放在一起，互相慰藉地拍了拍。

誰也沒料到，八月二十五日下午，太平湖派出所來電話，說上午十點，一些在太平湖游泳的工人發現老舍，已經死了。據有人反映，老舍在二十四日早晨就坐在太平湖西岸邊，一直坐到下午，然後進了太平湖，再沒上來！柯興趕到現場，發現老舍臨去前，留下了一件黑上衣，衣服上放着錢包，一把手杖，一疊書，書的上面，是老舍親筆抄錄的領袖詩詞和幾本《燕山夜話》，還有一張老舍的名片。語言大師是在沉默中死去的！

聖文  
文庫

# 少年行全一冊

曹志源教授著  
定價新臺幣一三〇元

本書爲旅美學人華府美利堅大學國際關係博士曹志源教授精心傑作，作者以優美文藝筆調，對多年以來社會動亂，國家災難，戰時年幼從軍，軍中生活趣事，以及戰後大陸赤化之因果悲劇，有深入淺出極具歷史價值之分析。要目有：①不平凡的時代②溫馨與苦難交織的童年③抗戰中的悲劇④在磨鍊中成長⑤在歷史的逆流中游泳。附錄：金沙坡之憶、祖國的召喚、世界粗話大觀、名人當衆入睡趣聞等篇，老少各界咸宜。三十二開本，二百五十頁，十餘萬言，現已出版歡迎購閱，定價新臺幣一三〇元，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